



王秀芳

56.8.8生

山東鄆城人

國立藝專戲劇科三年級

■經歷／

七十八年社會劇團話劇

比賽獲「優秀女演員」

獎

■現職／

學生

■作品／

「迴」

交點

舞台劇劇本組佳作 王秀芳

故事大綱

蘇珊和蘇曉晴原是一對姊妹，二十年前父母離異而各分東西。蘇珊跟著父親移民美國，在優渥的環境中一帆風順得展所長。曉晴跟著偏激固執的母親留在台灣，守著一個老師的飯碗。二十年後，蘇珊因公務返國約見曉晴以敘舊情，卻引發兩人的心病——俞明。

俞明是曉晴的老公，也是蘇珊赴美前的男朋友。蘇珊赴美後，俞明仍念念不忘。雖然娶了曉晴，但蘇珊仍成為他們之間的陰影。

一向對婚姻不重視的蘇珊不願現任男友麥可的數次求婚，誤以為自己能解脫曉晴和俞明的痛苦，結果差點成了破壞家庭的罪人。幸虧美國的父親及時返國，以過來人之痛挽救了俞明和曉晴的婚姻。

本劇主題為反映現代人對婚姻觀念、夫妻相處之道淡薄自私，希望為逐漸冰冷的社會，注入一道暖流。

■人物說明：

蘇珊——三十八歲。移民美國二十年，為了公務回國，是個好勝心強的職業女性。

蘇曉晴——三十七歲。蘇珊的妹妹，私立中學老師，與姊姊二十年沒見，對姊姊的突然回國有著嚴重的不平衡及防範心。俞明——四十歲。曉晴的丈夫，也是蘇珊的舊情人。原本和曉晴過著「相敬如冰」的夫妻生活，因蘇珊的介入婚姻受到考驗。

麥可——中文名字林國強，二十八歲。蘇珊美國的同事、現任的男友，雖比蘇珊小十歲，卻真心對蘇珊。

蘇家棟——六十八歲。蘇珊的父親，二十年前帶著蘇珊移民美國，二十年後回國看曉晴，以親身之痛挽救了曉晴的婚姻。

李芳芸——五十八歲。曉晴之母，為了追求心寧的平靜皈依佛門。

男侍者——小周

女客——珍珍

叮嚀

■場景說明

第一幕第一場 某西餐廳

景一：三面牆是窗格，吧台和櫃台在右後舞台處。舞台左後方是高地面一呎平台。靠窗有一桌，另兩面窗旁也有一桌，舞台中區則為較大一桌。每一桌上都有一束花，桌上鋪著花格巾。因為是午後，陽光從窗外斜射進來。

第二幕第一場 俞家

景二：西餐廳的擺設，巧妙的變成俞家的客廳和飯廳。左舞台為客廳，右舞台是格局較小的飯廳。大門在左後舞台，進門後，有個小酒櫃及一些盆景。主臥房和客房在右舞台，書房在左舞台。第二幕第三場第四場第六場第七場第八場皆同景二。

第二幕第二場——某寺廟

景三：左後舞台立一高台，台上只有跪拜用蒲團，象徵一清靜避世的寺廟。

第二幕第五場 某山頂

景四：右前舞台立一路燈，及象徵性的欄干。

第一幕 第一場

時：冬季裏一個充滿陽光的午後

地：某一高級西餐廳

人：侍者小楊、小周，蘇珊，蘇曉晴，麥可，俞明，女客珍珍、叮噹。

△幕起，侍者小周正收拾餐桌上的杯盤，侍者小楊在吧台。一陣急促的腳步聲，蘇珊急忙的走進來，見空蕩蕩的沒人，才舒了口氣。

周：你好，歡迎光臨，請問小姐一位嗎？

珊：不！我約了人。剛剛有沒有一位……三十幾歲的女士來過？或者是一位「蘇曉晴」小姐留話給「蘇珊」？

周：（想了一下）好像沒有哪！

珊：奇怪，不是約三點嗎？（問侍周）現在幾點了？

周：兩點四十八分。

珊：（看看自己的錶）噢！難怪，我調錯時差了，我還以為睡過頭了呢，沒想到早到了。

周：（陪笑）那您是否要先找個位置坐下來等？

△蘇珊沒有回答侍「周」，卻自願的找了個位子坐下。侍「周」遞上飲料單，珊自言自語沒有理會他。

珊：二十年沒回來了，沒想到變這麼多，完全不認得了。

周：對不起！小姐，要喝點什麼？

珊：哦……咖啡。

△侍者走開後，蘇珊轉過頭望向窗外嘆了口氣，點起一根煙。

珊：這麼久沒見面，不知道曉晴變什麼樣子了……我也變很多吧？（苦笑的搖搖頭）

△一陣女孩子的笑聲傳入，兩個青春少女蹦蹦跳跳的進來，一進來就朝著吧台走。

女孩：嗨！小楊

楊：嗨！珍珍、叮噹。

△兩個女孩發現目標後，一邊一個纏著侍楊吱吱喳喳說個不停。蘇珊的思緒被打擾後，反而注意起這兩個年輕的女孩。

楊：噓！拜託，我在上班哪。你們先找地方坐下來，我請你們喝飲料好不好？

女孩：是你自己說要請的哦！謝啦！

△侍楊自認倒楣的進吧台，兩女坐下後熱絡的氣氛馬上改變。

叮噹：我覺得小楊喜歡的是我。

珍珍：你怎麼知道，是我先認識小楊的！

叮噹：愛情可不分先後，我看你只是單相思哦！

珍珍：（羞怒）你……你不要臉！

△兩女孩的對話觸及蘇珊的回憶，此時四週燈漸暗，只有蘇珊有微光。時光回到蘇珊腦海中的過去，兩個女孩成了蘇珊和妹妹曉晴的化身。音效配合。

珊（叮嚀）：你看這件衣服穿在我身上很美吧！

晴（珍珍）：是很美，我還不捨得穿呢！

珊：沒關係啊！反正我穿比你穿好看。

晴：（不悅）可是這件是媽特別替我做的。

珊：哼！媽就是偏心，我就是偏要穿這件衣服出去。

晴：這麼晚了，媽不會讓你出去的。

珊：只要你閉緊你的大嘴巴！

晴：珊！你公平一點，我什麼時候告過密？還不是你自已玩的太晚回來才被媽發現的，干我什麼事？

珊：不干你的事？要是你知道我今晚約會的對象，你就不會這麼有風度了。

晴：沒興趣！

珊：（故意吊胃口）他長的清秀斯文，高高瘦瘦的，住在巷口豆漿店的樓上。哦！對了，他還戴著一副金邊眼鏡。

晴：（震驚）珊！

珊：你緊張什麼？不是沒興趣嗎？

晴：你怎麼會跟他在一起？

珊：他？他是指誰啊？

晴：你……你剛剛說的是誰？

珊：哦——你是說俞明啊！

晴：真的是俞明，你太過份了！

珊：我那裏過份了？

晴：是我先認識俞明的，你……你怎麼可以搶人家男朋友！

珊：你確定他是你的男朋友？

晴：（語塞）我……

珊：可惜！他想追的是我，我看你是單相思哦！

晴：你……

珊：現在你知道了，風度呢？

晴：你……（氣極）你不要臉！

△四週燈光恢復，侍周送上咖啡打斷了蘇珊的回想。兩女孩仍爭執著，侍楊趕緊制止。

叮嚀：什麼嘛！自以為是大美女啊！

珍珍：誰像你自作多情。

叮嚀：你：

楊：好了，兩位別吵了！好朋友幹麼爭來爭去的？（安撫兩人）這樣吧，晚上的舞會我一定到好不好？

叮嚀：真的？你答應囉！

楊：絕不食言！

珍珍：那就說定了。叮嚀，我們還要聯絡小馬那一票哪！

叮：哦對！那小楊我們先走囉！

楊：拜拜！

△侍周正送茶點要給蘇珊，兩女孩又一陣風似的走了。恰巧曉晴進來，卻沒發現被侍周擋住的蘇珊。

楊：歡迎光臨！

△侍楊就近將椅子拉開，曉晴看看四周似乎沒人就直接坐了下來。侍楊送上飲料單，曉晴仔細的翻閱，小楊只好立在一

旁等待，恰巧又擋住了曉晴，所以蘇珊也沒發現曉晴已到。

晴：我要一杯柳丁汁。

楊：謝謝！請稍等。

△侍楊離去後，兩人各望向窗外，曉晴並不時的看錶。侍楊送上柳丁汁。

楊：小姐，柳丁汁。

晴：謝謝！

△蘇珊突然聽到似曾相識的聲音，望向曉晴。端詳一會後驚喜的叫出聲。

珊：曉晴！（晴聞聲回頭）真的是你！

△曉晴驚視著眼前這位明亮照人又看不出年齡的小姐，緩緩站起。

晴：妳是珊？

珊：（點頭）認不出來了嗎？你這個小愛哭鬼！

晴：（感動地）真的是你！

△蘇珊主動的走過來擁抱曉晴。

珊：噢曉晴！我好想念你……

晴：我也是……沒想到我們分開了這麼久，還能再見面。

珊：來，讓我看看你……沒想到你的樣子還跟二十年前差不多，幾乎沒變呢！
晴：怎麼可能沒變？我老多了！

珊：這叫成熟不叫老。

晴：倒是妳變好多，我幾乎認不出來了，跟我印象中的珊珊姊差好多，好像……

珊：啊？不准你說我老了。

晴：放心！你一點都不顯老。

珊：那就好！咱們別光站著，坐下來好好聊聊。

△蘇珊就近拉開椅子就坐，侍楊見狀只有將蘇珊的飲料移過來。熱絡過後，兩人反而有點不知從何說起。

珊：媽現在……

(同時)

晴：爸爸他……

△兩人會心一笑，蘇珊主動回答。

珊：爸爸餐廳現在都讓別人管了，自己在舊金山養老，有時候興起就四處觀光，日子過的逍遙的很呢！

晴：(想到母親淒涼的晚景) 哦……那很好啊！

珊：那媽呢？還好吧？

晴：(掩飾地) 媽……他也很好……(轉移話題)……美國比這裏冷多了吧！

珊：是啊，祖國的確溫暖多了。

晴：那你這次回來是準備定居囉！

珊：這我倒還沒考慮呢，不過我這次回來主要是公事。

晴：出差啊？待多久？

珊：我在美國的總公司準備在台灣設立辦事處，我負責台灣的市場開發。

晴：什麼性質的公司？

珊：你應該聽過，美國 I B 廣告企業聯盟。我是海外部總經理。

晴：看來妳成了一位女強人了。(有感而發) 有機會發揮所長是幸運的。

珊：還好啦！妳呢？在那高就？

晴：我……(苦笑) 我在一所私立學校教國文。

珊：那很好啊鐵飯碗，蠻適合你的。

晴：(受傷地) 適合？也許吧！

珊：為什麼你會選擇當老師呢？

晴：（黯然）為了媽。

珊：原來如此。那如果為妳自己，你會選擇做什麼？

晴：（眼望遠方）我常在想，如果爸爸當初把我帶到美國，把你留在媽身邊，是不是我們現在的境遇也會不一樣呢？

珊：……也許吧！

晴：你知道嗎？我從小就夢想當演員。年輕的時候我也有很多機會，可是為了媽我都放棄了。

珊：你太順從媽了。

晴：所以……我很羨慕你。

△蘇珊想改變這敏感的話題，藉機向侍周要了一杯咖啡。

珊：麻煩再給我一杯咖啡。（對曉晴）你該結婚很久了吧？

晴：嗯……快十年了，（試探性）你也認識的。

珊：哦？誰啊！說不定我忘了。

△侍周為蘇珊加滿咖啡後，蘇珊正準備加糖。

晴：俞明！

珊：（毫無防備的僵了一下）哦……他終究娶了妳……（刻意表現風度）恭喜你們！我離開台灣後就沒跟他聯絡了……

晴：可是你卻在結婚的時候寄了張喜帖給他？

珊：那時候你們已經在一起了嗎？

晴：你在意嗎？

珊：當然不！我是訝異你竟然知道我……

晴：因為你沒有通知我們？

珊：我想你應該了解我當時的心態。

晴：（諒解地）妳還恨媽嗎？

珊：你呢？恨過爸爸嗎？

晴：我知道當時他們的分開也是情勢所逼，他們兩個在一起時就像兩顆炸彈一樣。

珊：記憶裏媽從來沒有關心過我，有好吃的跟穿的一定先給你，而我總是跟你搶。所以媽常為了我跟爸吵架……以前心

理很不平衡，現在倒沒什麼感覺了。

△兩人都陷入受過傷的年代，蘇珊首先感覺到現實。

珊：不談以前，你現在和俞明應該過的很幸福吧！

晴：（苦笑）很平淡，沒有你想像中的幸福。

珊：為什麼？

晴：也沒什麼……對了，姊夫沒有一起回來嗎？他是不是外國人？

珊：他是中國人，不過我們已經離婚很多年了。

晴：為什麼？

珊：為了尋找彼此更廣大的空間吧！

晴：他有外遇嗎？

珊：不……也不全然是，主要是我們個人的事業都太忙，缺乏溝通，所以才會分手的。反正我現在一個人也過的很好，

沒有家庭牽絆，想追尋愛情的時候就找個愛人，不能忍受的時候就Say Bye Bye一切又重新開始。

晴：可是當沒有人陪著你的時候，你不覺得空虛寂寞嗎？

珊：我平常都很忙！

晴：（不以為然）雖然現在和俞明過的平平凡凡的，但至少互相還有個倚靠。

珊：那很好啊！

晴：對了！你一定不知道俞明他也是一位老師。

珊：老師？（以下語氣漸急）

晴：是啊！不過他教的是明星高中，比我有出息多了。

珊：真令人失望，俞明竟然當老師？真是浪費人才，他該從商的。

晴：我倒覺得他很適合做教育工作。

珊：可是當年他志不在此。

晴：但是他現在是個稱職的好老師。

珊：也許他從政也很有前途。

晴：他有教育熱忱而且很受學生歡迎。

珊：那並不代表什麼。

晴：他是我丈夫！

△一陣沈默之後，兩人都有點尷尬。

珊：好像又回到了二十年前。

晴：我們不必再為了他傷和氣。

珊：你好像並不快樂。

晴：你真正快樂過嗎？

珊：有！爸媽離婚的時候。

晴：我記得我很痛苦。

珊：當爸決定帶我到美國的時候，我欣喜若狂。

晴：為什麼硬要把我們兩個分開？

珊：因為媽堅持！

晴：我不懂，從小媽對我爸對你都……

珊：人都是偏心的。

晴：可是我們是親姊妹啊！

珊：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會變成這種局面。

晴：反正都過了這麼久，也沒什麼好追究的。你想看看媽嗎？

珊：我看過一陣子吧，等我把公事處理完後再說好了。

晴：也好。

珊：對了！我回台灣前去看過爸，你的電話就是他給我的，他很關心你，你們一直有聯絡嗎？

晴：沒有啊！

珊：哦？那可能是怕媽知道，所以一直暗中打聽你的消息。那你知不知道他在美國又換了兩個洋老婆？

晴：（反感）什麼？他……

珊：這沒什麼好驚訝的……

晴：可是他怎麼這麼……

珊：我慢慢說給你聽好了……

△蘇珊說話的聲音漸被音效取代，時間飛逝而過。燈光漸暗，兩人由下午聊到晚上。侍者在每一桌上擺燭台。

周：對不起！已經到了晚餐時間，兩位要在這用餐嗎？

△曉晴急忙看錶。

珊：別急著走嗎？吃完飯再回去。

晴：可是我沒告訴俞明，怕他回家會耽心。

珊：那你打個電話跟他說一下嘛！（對侍周）我們待會再點！

晴：那我去打個電話。

△曉晴到櫃台打電話，蘇珊點起一根煙。曉晴回座。

珊：怎麼樣？（曉晴的臉色陰晴不定但強自掩飾。）

晴：俞明知道你回來了嚇了一跳，還以為我騙他呢？他說很想見你，所以我叫他過來這裏一起吃晚飯，就當做是替你接風洗塵。你不會怪我自作主張吧！

珊：怎麼會呢？見見妹夫也是應該的，反正我們都是老朋友了。

△櫃台的電話響起，侍楊接了之後，直接走到蘇珊身旁：

楊：蘇珊小姐嗎？櫃台有您電話。

珊：謝謝！（對曉晴）我接個電話。

△曉晴好奇的盯著蘇珊，蘇珊一下子就回來了。

晴：怎麼了？

珊：我忘了我晚上約了人吃晚飯。

晴：那現在怎麼辦？

珊：他說要過來一起吃飯。

晴：他是誰啊？

珊：從美國一起回來的同事，也算是現任男友吧！

晴：哦……那好啊！看看未來姊夫也是應該的。

珊：還沒有那種感覺。

晴：為什麼？年紀很大嗎？

珊：不！他小我十歲？

晴：什麼？

珊：（自衛）這也沒什麼，只是個男伴罷了！

晴：（真心地）其實你真的該找個可靠的人結婚才對！

珊：算了！我有婚姻恐懼症，反正我又不缺男人。

晴：可是，你這樣……

珊：曉晴，這是我們觀念不同的地方，你勸我也沒用。

晴：（感嘆地）如果當初我們真的互換命運的話，我想結果仍然差不多吧！

珊：這也難說，想像和現實總有段差距。

晴：人總是在想像中高估自己。有時候我覺得我們就像兩條平行線，永遠都不可能相交。

珊：是嗎？我倒覺得我們來自不同方向的兩條直線，終於在交叉於一點後，又各自奔向他方，愈離愈遠……

晴：為什麼說來自不同方向呢？我們是一家人啊！

珊：家只是一個交點。

晴：我懂你的意思。

珊：總有一天你會懂的。

晴：（疑惑地）交點？

△麥可穿著講究，一派瀟灑的走進來。

麥：嗨！珊蒂！

珊：嗨！麥可！

△麥可似乎沒有注意到曉晴，習慣性的先擁吻了蘇珊，然後在蘇珊的旁邊坐下來後才注意到對面的曉晴。

麥：這位是？

珊：我妹妹曉晴。這位是麥可，中文名字叫……

麥：林國強——國家強盛的意思，很高興認識你。

晴：林先生，幸會。（伸出手）

麥：（牽起曉晴的手親了一下）叫我麥可就好了，美麗的「小情」小姐。

晴：（敏感地）我是破曉的曉晴天的晴，不是愛情的情。

麥：我喜歡愛情的情。（靠近蘇珊）

晴：（有點受不了）你還是叫我俞太太好了。

麥：俞太太？

珊：我妹妹結過婚了。

麥：哦？那很好啊！我們不是也該向你妹妹看齊呢？

珊：麥可！我已經警告過你囉！

麥：好吧！我暫時不提。對了！怎麼從沒聽你說過還有個妹妹在台灣呢？

珊：我們二十年沒見了。

麥：啊？為什麼？

珊：（看看曉晴）家庭因素。

麥：OH SORRY——我明白了。

珊：俞明什麼時候才會到？

晴：應該快了吧!!

麥：俞明就是你先生嗎？

晴：是的！他馬上就來了，對不起！

麥：沒關係沒關係！我很樂意見珊蒂的親人。

珊：對不起，你們聊一下，我去化粧室補個粧。

△蘇珊離開後，曉晴有點不知所措。麥可也沈默下來。

麥：（突然地）我是認真的！

晴：（嚇一跳）你說什麼？

麥：我說我對珊蒂是認真的，請你不要耽心。

晴：哦……我想珊自己應該知道吧？

麥：她還沒有完全信任我。

晴：這也難怪，你們的年紀……

麥：她告訴你的嗎？這表示她很在意我的年紀。看來她仍然有心理障礙。

晴：你們認識多久了。

麥：我們認識兩年了，不過最近幾個月才在一起。在美國的時候，我跟他求過幾次婚，可是他竟然說我有「戀母情結」，

叫我去看心理醫生。

晴：也許你們真的不適合。

麥：我知道他離過婚，我並不在意。我只是不了解她到底想追求什麼。

晴：可能連她自己都不知道吧！

麥：請你相信我，我會讓珊蒂幸福的。

晴：我支持你！

△兩人握手成友，化解了先前的陌生，蘇珊重新打扮好回來。

珊：你們聊什麼這麼高興？

晴：當然是聊你啊？

珊：麥可，你又胡說什麼了？

麥：我怎麼敢呢？

晴：奇怪！俞明怎麼還沒到，我再去打個電話問一下。

△曉晴正準備去打電話時，俞明匆忙的走進來。

晴：俞明來了！

△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俞明身上，俞明看見蘇珊後，眼神有點迷惘。
晴：俞明，大家都等你一個。這是我姊姊蘇珊，你應該記得吧？

珊：你好俞明！好久不見了。（伸出手）

俞：是啊！真的是好久了。

△俞明看著蘇珊，過去的回憶又湧上腦海。過去以OS代替，但仍夾雜現實中曉晴的聲音。

晴：珊早上才到台灣的。

珊(OS)：我要到美國去了。

俞(OS)：什麼時候回來？

晴：可是過一陣子就要走了。

珊(OS)：我不會再回來了。

俞(OS)：為什麼？那我呢？

晴：對了！這位是珊的男朋友麥可。

俞(OS)：為什麼？為什麼？

麥：俞先生你好！

△麥可伸出手，但俞明仍無反應。

晴：俞明、俞明！

△俞明回過神來，看見麥可還沒收回的手，愧疚的緊握麥可。

俞：對不起！

麥：我叫麥可！

俞：你好！我是俞明！

晴：（不悅）你剛剛發什麼呆啊！麥可是珊的男朋友，你不要沒禮貌。

麥：沒關係！我不介意。

俞：男朋友？蘇珊不是已經……

珊：那是過去式了。

麥：那我就不就是現在式了嗎？告訴我，我有沒有希望變成你的未來式呢？

晴：是啊！珊，其實你們挺相配的。對不對？俞明！

俞：是挺相配的。

珊：好啦！你們是來吃飯的，還是來做媒的？請問晚餐可以開始了嗎？

麥：OK！（對侍者招手）

△侍者拿了四份菜單過來，蘇珊草草看過。

珊：丁骨牛排，四分熟。

俞：（不看菜單）我也一樣！（曉晴看了俞明一眼）

晴：（故意）麥可！你點什麼？

麥：嗯……明蝦全餐。

晴：那我也一樣。

侍：謝謝！請稍待。

俞：（鼓起勇氣）你變很多，氣質整個都不一樣了。

珊：你也老了不少。

麥：俞先生在那得意？

俞：教書。

麥：噢！高尚的職業。

珊：（突然地）後悔嗎？

晴：當然不後悔。

珊：你後悔嗎？

俞：這是我自己選擇的。

晴：你後悔嗎？

珊：那是我自已選擇的。

麥：妳已經得到妳想要的了。

珊：是嗎？

俞：不是嗎？

△俞明和蘇珊四目相接，似乎想看穿彼此的思想。敏感的曉晴看在眼里，突有了一種冒險的想法。

晴：俞明，既然珊要留在台灣一段時間，我們何不請她到我們家一起住呢？

俞：這……

晴：你說呢？珊？

珊：可能不太方便吧！

麥：噯——跟自己的親人住才叫方便嘛！不然叫你跟我住別墅你又不肯，你一個人住飯店久了也不好。

晴：是啊！

珊：妹夫歡迎嗎？

俞：我……當然歡迎。

珊：我怕會擾亂你們的生活。

晴：只要你不嫌棄就好了。

珊：可是我得先提醒你哦，在生活習慣上，我還是二十年前那個隨興自我的蘇珊哦！

晴：放心！二十年前我都能容忍，二十年後我當然也能接受啊！別跟我見外了。

麥：是啊珊蒂，這可不像你平常的作風哦！決定了，明天幫你搬行李。

珊：（半開玩笑）你可別後悔哦。

晴：珊真愛開玩笑。

△無言的俞明又盯著蘇珊發楞，蘇珊刻意的和麥可親熱，曉晴也故意轉移俞明的注意力。此時侍者正在為他們排餐具。
燈暗！

第二幕 第一場

時：一個禮拜後的深夜。

地：俞家客廳。

人：曉晴、俞明、蘇珊、麥可。

△幕起時，俞明有點急躁的走來走去，曉晴坐在沙發上批改作業。

晴：你怎麼了？坐立不安的。

俞：我有點冷。

晴：那你先去睡，我快改完了。

俞：……其實妳姊姊搬來跟我們住之後一點改變也沒有。她的作息時間根本和我們相反。

晴：（停筆）你這是在埋怨珊，還是在埋怨我？

俞：我只是覺得奇怪。

晴：這有什麼好奇怪的？她又不像我們朝八晚五的上班族，何況她自己統籌一個分公司，應酬又多，怎麼可能還有剩餘時間跟我們聊天呢？

俞：可是她都住進來一個禮拜了，我才碰過她一次面。那還是一大早在院子裏看到的。

晴：（諷刺）好像很不滿足喔！

俞：（敏感）妳胡說什麼？

晴：跟你開玩笑的，其實剛開始，我還有點耽心你們相處後可能發生的問題……

俞：什麼問題？

晴：大概是我想太多了，我怕你們舊情復燃。

俞：那妳為什麼又請她來住？

晴：她畢竟是我姊姊啊，不過現在這種情況也好，風平浪靜。

俞：妳一點都不擔心她這樣日夜顛倒？

晴：她事業心這麼強，這種生活也該早就習慣。別担心了「老公」，她早就不是和我們同個世界的人了。

俞：真的變了？

晴：好啦！別想這麼多了，早點去睡吧！（收拾東西）對了！明天禮拜天，中午我要去台中看媽，你去不去？

俞：我去了媽也不會高興的。

晴：（無奈）隨便你！

△曉晴往臥房走，見俞明沒有動靜。

晴：你還在等什麼？

俞：我還不想睡。

晴：（故意）死心吧！不超過三點，麥可是不會送珊回來的。

俞：（被激怒）隨便妳怎麼說！

△俞明怒衝衝的回房，曉晴無力的看著他的背影，儘量使自己心平氣和下來。

晴：他到底在想什麼？……我到底要怎麼做？……

△曉晴嘆了口氣慢慢的回房。燈光轉換為暗夜，音效也轉為低迷。麥可扶著有醉意的蘇珊回來。麥可將蘇珊扶到沙發上，

幫她脫掉外套並按摩她的太陽穴及肩膀。

麥：叫妳少喝點你就不聽，我要幫你搗酒你還不願意。這麼好強做什麼？……好點了嗎？（珊坐起身）

珊：謝謝你，對我這麼好。

麥：你為什麼總是把我當外人呢？

珊：我們還是保持一點距離的好。

麥：為什麼？

珊：我不希望你受傷害，我也不願意受傷害。

麥：珊蒂，這是我心甘情願的。相信我，讓我來保護你好嗎？（麥可擁住珊蒂。珊蒂有點感動的望著麥可）

珊：麥可……你……

麥：（深情地）不要叫我走，讓我留下來過夜。

珊：（離開麥可）不行，這是我妹妹的家，又不是飯店。

麥：這有什麼關係，他們一大早就上班了不會發現的，就算發現了也不會介意的。

珊：不行！

麥：好吧！不過妳已經拒絕我很多次了，我不准妳再打擊我。（俞明出現在廚房不動聲色）

珊：大少爺，我們只是好朋友，OK？

麥：只要妳願意，馬上就可以變成少奶奶，OK？

珊：別傻了！我大你十歲，這種愛情怎麼可能變成婚姻？

麥：別小看我，我是真心的！

珊：（逃避）我想休息了，你也早點回去吧！

麥：那你早點休息，我明天中午再來接你。

△蘇珊送麥可到門口，麥可臨走前輕吻了蘇珊。

麥：這是精神補償。晚安！

△麥可離去後，蘇珊有點困惑的甩甩頭，走到酒櫃拿出酒杯，想再繼續喝。

珊：結婚？……（苦笑）可能嗎？

△蘇珊正打算將倒好的酒喝掉時，俞明搶下酒杯。

俞：不准你再喝了！

珊：（意外地看著俞明）這酒是我自己帶過來的。

俞：都一樣，不准喝。

珊：你這個妹夫好像沒什麼權利管我。

俞：我……我是為你好？

珊：為我好？

俞：我們也算是親人，難道不應該關心你嗎？

珊：為什麼你不敢說出你心裏的話呢？你怕什麼？曉晴嗎？

俞：（退縮）妳喝醉了！

珊：我清醒的很。當初你為什麼娶曉晴？你真的愛她嗎？還是另有原因？
俞：我們之間已經是過去了，現在還談這個做什麼？

珊：因為你們在一起並不快樂。

俞：至少很平靜，這不也是一種幸福嗎？

珊：哦？那為什麼結婚十年了，還沒有孩子呢？

俞：（心虛）我們沒有討論過這個問題。

珊：還是你根本就不在逃避這個問題？

俞：那你又為什麼在意呢？

珊：我關心曉晴，我希望她快樂。

俞：你也在逃避……事實上我們的想法是相同的，都怕傷害到第三者。

珊：所以我才早出晚歸。（俞明恍然大悟）

俞：其實你用不著避著我們，至少我們還是朋友。

珊：也許是一個人慣了，不太習慣這種家的溫馨。

俞：你……為什麼不考慮和麥可結婚？

珊：麥可……我不知道……

俞：我覺得他對你認真……也許年紀是小了點，但是只要他真心的對你，你應該考慮一下……

珊：俞明！我知道麥可對我好。可是我需要的是一個可以信賴的臂彎，一個心靈的避風港，不是一般可以載我乘風破浪的大船，這其中的差別你懂嗎？（掩面哭泣）

俞：珊……去休息吧……（輕拍珊肩）

△珊猛然抓住俞明的手。

珊：（脆弱地）你愛我嗎？曾經真心的愛過我嗎？

俞：（困難地）我……

珊：請你告訴我，這對我很重要，那怕是一絲絲……

俞：（半被動地）我……的確曾經愛過你。

△蘇珊似乎得到鼓舞，激動的抱住俞明，俞明不知所措的僵立著，終於輕輕的擁住珊，流露出一點壓抑的感情。
△燈暗。

第二場

時：第一場隔天

地：台中某一寧靜廟宇

人：蘇母李芳芸、蘇曉晴

△幕啟，寺廟裏頌經聲由遠至近，李芳芸背對著觀眾跪在地上頌經。曉晴進來沒有打擾母親，也跪在一旁合掌祈禱。不一會頌經結束，蘇母虔誠的三拜後站起來。

母：怎麼又是你一個人來？

晴：（起身）俞明怕來了你會不高興。

母：那他知道我為什麼不高興嗎？

晴：（為俞明辯解）媽，俞明並不是對我不好，只是我……

母：只是你抓不住他的心？

晴：我總是不知道他心裏在想什麼。

母：你認為他心裏還有別人在？

晴：其實他根本沒提過，都是我自己瞎猜的。

母：（憐惜地）曉晴，既然都成了夫妻，你就把心眼放寬一點，別一直揭他瘡疤。

晴：有時候我只是想刺激刺激他，要他多重視我一點而已。可是……

母：可是你常弄巧成拙，對不對？（嘆氣）你千萬不要學媽年輕的時候，什麼事都愛計較。

晴：媽，以前的事你後悔嗎？

母：再怎麼後悔也都是過去的事了，我現在只希望平靜的渡過晚年。倒是你一定要好好把握自己的幸福，媽會每天求菩薩保佑你的。

晴：媽——（試探）要是珊回來了，你想見她嗎？

母：珊？（憂慮地）她回台灣了？

晴：我是說假如……

母：（認真地）要是她真的回來了，你一定要跟他保持距離。

晴：（驚訝）為什麼？他也是你的女兒啊！

母：（驚訝）為什麼？他也是你的女兒啊！

母：她是……唉！我只是怕你受傷害。她真的回來了嗎？
晴：沒有……我只是有點想念她，再怎麼說她也是我姊姊啊。

母：（沒有回答）阿彌陀佛！菩薩保佑！

△蘇母又轉身下跪祈禱，曉晴也變的憂心忡忡，忽想到家中的俞明和蘇珊，著急的拿了行李就走。蘇母站起轉身望著曉晴著急而去的背影嘆了口氣。

母：唉！孽緣啊！

△燈暗！

第三場

時：第一場隔天中午

地：俞家

人：俞明、麥可、蘇珊

△俞明忙碌於廚房和飯廳之間，終於打點好一切後，門鈴響了，俞明開門後見是麥可，顯得非常失望。

俞：是你啊！

麥：是啊！俞先生怎麼有空在家呢？

俞：今天週末，我沒課。

麥：哦——那俞太太呢？

俞：早上就去台中了。你坐一會，我去叫蘇珊，她可能還沒醒。（往蘇珊房間走）

△麥可拉住俞明。

麥：等一下，我來叫好了，（亮亮手中的花）讓他有個大驚喜。

俞：這……

麥：沒關係！你忙你的吧！

△麥可興沖沖的進了蘇珊的房間，俞明沮喪的坐在飯桌前，看著滿桌飯菜有點哭笑不得。

俞：我這是幹麼呢？

△不一會麥可喪氣的出來。

麥：真倒楣。

俞：叫不醒嗎？

麥：（摸摸臉）醒了，待會就出來。

俞：你臉怎麼紅紅的……

麥：剛才我……被一隻蚊子叮的。

俞：（幸災樂禍）那真是抱歉，害你給蚊子叮，以後我會多噴點殺蟲劑。

麥：沒關係，不礙事的。

△蘇珊打扮的很素淨的出來，俞明麥可眼前一亮。

麥：珊蒂！今天怎麼變的這麼清新脫俗高雅迷人？

珊：我平常都俗不可耐嗎？

麥：珊蒂，不要生氣了嘛！我剛剛是情不自禁才……

珊：好了，你再說我就生氣了。（麥可聳聳肩）對不起俞明，我起晚了。

俞：你精神好多了。

珊：謝謝你！曉晴呢？

俞：她下台中了。

珊：哦？

俞：去陪媽！

珊：噢！

麥：走吧！我知道一家西餐廳氣氛很好，你一定喜歡。

珊：（對俞明）要不要一起去呢？

俞：不用了，我還有事。

珊：那我們先走了。

麥：拜拜！

△電話鈴響，俞明順手接聽。

俞：喂？……珊蒂……哦有！請等一下。蘇珊電話。

△蘇珊接過電話筒。

珊：喂！我是珊蒂……爸爸？你在那打的電話？……人在香港過境？……下午到台灣？怎麼這麼倉促呢？……好！幾點

飛機？好……我會去接你的……知道了……Bye-

俞：（驚訝）你爸爸也要回台灣了？

珊：他說觀光！

麥：那可熱鬧了？蘇伯伯人很風趣，我倒挺懷念他的。下午我送你去機場，我們現在先去吃飯吧！

珊：（看錶）我怕來不及了。

俞：那乾脆留在家裏吃好了，我剛做好飯菜。

麥：（發現飯桌上的菜）俞先生，你一個人作這麼多菜啊！

珊：我記得你手藝不錯。（坐下）

俞：你還記得？

珊：而且記得很清楚……

△麥可有點感覺氣氛的變異，刻意引起蘇珊注意。

麥：珊蒂，你爸爸回來的事要不要通知曉晴？

俞：對啊！要不要叫曉晴回來？

珊：還是不用了，免得媽知道。

俞：媽也不知道你回來嗎？

珊：我叫曉晴先不要講，她應該不會說。

麥：（好奇）為什麼不告訴你媽呢？

△珊瞪麥可一眼沒有應他。

珊：來吃飯！

△麥可自討沒趣的笑笑。

麥：算我沒問，Sorry……

△三人吃飯，燈暗！

第四場

時：同天晚上

地：俞家

人：曉晴、俞明、蘇珊、蘇父

△俞明和曉晴抱著棉被枕頭從臥房出來，曉晴邊走邊埋怨俞明。

晴：你應該事先跟我商量才對！

俞：我怕不小心讓媽知道，而且你不是很歡迎蘇珊來住嗎？所以我想你也該很歡迎爸爸來住才對啊！

晴：爸和珊根本不一樣！

俞：不都是你的親人，有什麼不一樣？

晴：哎呀！你不懂啦！

△曉晴把枕頭拿進書房，俞明也拿著棉被跟進。不一會兩人又出來。

晴：睡書房會不會太委屈他了。

俞：爸說只住幾天，隨便就好了。

△曉晴生悶氣的坐在沙發上不說話。

俞：我知道你們二十年沒見有點生疏，但是你爸爸人很風趣健談，而且看起來還挺年輕的，你不要耽心。

晴：我不是怕陌生，只是太突然了，讓我沒有心理準備。

俞：你是不是對他丟下媽跟你去美國很不諒解？

晴：我最不諒解的是他把我跟珊拆散，不然我們兩個現在也不會有這麼大的差距。

俞：原來你是看到珊的成就心理不平衡。

晴：才不是！我只是覺得不公平，我跟珊的差距很明顯是環境造成的。

俞：你不覺得這和個人努力及選擇的目標有關嗎？要是照你這麼說，當年我不唸師大選台大，是不是今天就更有成就呢？

那我現在豈不是要跟你一起怨上帝不公平，不賜給我一個好的家庭環境了嗎？其實平凡沒什麼不好，就怕你不甘於平凡。

晴：我是不甘心！

俞：（嘆氣）再怎麼不甘心，都已經過去了。

晴：那麼現在呢？未來呢？

俞：一輩子這樣過不好嗎？你有什麼不滿意的？

晴：你心裏有數！

俞：對我不滿意可以明說，幹麼指桑罵槐？我那裏對不起你？

晴：你沒有對不起我，只是我懷疑你心裏到底有沒有我？

俞：妳……

△蘇珊和蘇父逛街回來，講話聲音傳進來，俞明和曉晴馬上停止爭辯。

父：台北真是進步太快了，到處都是車擠車、人擠人。

珊：今天是週末嘛！不過平常上下班更嚇人呢！
父：真的啊！

俞：爸！逛街回來啦！

父：是啊！（曉晴轉過身面對蘇父）

珊：爸，曉晴回來了！

晴：（生硬地）爸……

父：曉晴？是曉晴（走近晴）長的跟你媽真像啊！（感覺到晴的冷淡）你媽還好吧？

俞：還好，現在住在台中一家寺廟裏養老。

父：為什麼不跟你們住呢？

晴：她不願意。

父：那我過幾天去看看她好了。

晴：我看不用了，她現在過的很平靜，不希望受刺激！

俞：曉晴！

父：沒關係！難怪你對我冷淡，我們都二十年沒見了。唉！當初我本來希望帶你一塊走，可是你媽堅持不肯，現在……
珊：其實爸一直想把你接到美國，但是媽根本不理爸爸的好意，連信跟錢都退給爸，所以爸才不敢主動再跟你們聯絡。

晴：（回憶）你們走後幾年，媽對爸只有怨恨。後來我嫁給俞明，她好像覺得連唯一的親人都背叛他了，所以堅持自己生活。

父：沒想到你媽還是這麼固執。其實當初堅持要離婚的是你媽，她總是懷疑我有別的女人，說我嫌棄她。為了不讓大家都痛苦，所以我才……曉晴，爸對不起你！

晴：（內疚）爸，是我錯怪你了，該對不起的是我，以前的恩怨我不會再追究了。所以爸爸，歡迎你回來！

△曉晴終於摒棄成見擁抱了蘇父。

俞：現在你歡迎爸住我們家囉！

晴：（瞪俞）我當然歡迎！

父：（高興）今天算是我們一家團圓……

晴：麥可呢？

珊：公司有事，我叫他回去幫我處理了。

父：對呀！待會你把他找來，我請大家上館子。

俞：不不不！應該是我們替爸接風才對啊！

晴：對啊！

珊：這樣好了，我來訂位，你們作陪，爸爸買單，這樣公平了！

俞：怎麼可以讓爸爸破費呢？

珊：放心！爸最喜歡請客了，就怕你不給面子！

父：真是的！這麼大年紀還開老爸玩笑！

珊：啊？你承認老，我可不承認哦！

△俞明癡望著展現另一面的蘇珊，有點不由自主的。

俞：你一點都不老。

△在場三人都楞了一下，蘇父敏感的打圓場掩蓋三人的不自在。

父：來！我有一點禮物要送你們……

△蘇父拉著晚晴進房，留下蘇珊和俞明無言的相望。

△燈暗！

第五場

時：幾天後的一個夜晚

地：某山頂

人：麥可、蘇珊

△兩人的身影由遠而近，麥可摟著蘇珊漫步至山頂看夜景，氣氛靜謐，大地似乎都向夜神虔誠膜拜。

△蘇珊被眼前美麗的燈海吸引住，慢慢走向崖邊。麥可也不打擾她，只是在她身後守護著她。

△四週似有些涼意，蘇珊將自己抱得緊緊的，麥可體貼的脫下風衣，輕輕的搭在蘇珊身上，突然麥可想起一首十四行情

詩：

麥： Sometimes she is a child within mine arms,

Cowering beneath dark wings that love must chase,——

With still tears showering and averted face,

Inexplicably filled with faint alarms:

And oft from mine own spirit's hurting farms

I crave the refuge of her deep embrace,——
Against all ills the fortified strong place
And sweet reserve of sovereign counter-charms.

△麥可感性的唸著情詩，雙手漸漸的將蘇珊拉近懷裏。蘇珊陶醉在麥可的情詩浪漫中。
麥：喜歡嗎？

珊：嗯……你作的？

麥：這是首十四行詩，作者是十九世紀一位義大利詩人羅塞蒂。這首詩好像為我們作的。

珊：為我們？

麥：這首詩的名字叫做「Heart's Haven」[心之避風港]。

珊：（悸動）「心之避風港」……

麥：我剛剛只念了一半。

珊：你可以再唸一次嗎？

麥：當然，這是我的心聲——（麥可想了一下翻成中文）

有時候，她是個小孩，躲在我的雙臂之中，

畏縮在一雙愛情必須追捕的黑色羽翼之下，

躲閃的臉孔，淚下如雨，

充滿了無法解釋的餘悸：

△蘇珊感動的望著麥可。麥可把蘇珊的手按在自己胸口。

而我也經常因精神上諸多的挫折傷害

渴望她緊緊擁抱的慰藉，——

她防禦堅強的堡壘，足以對抗所有的不幸，

她溫馨的胸懷，足以對抗魔咒。

△蘇珊終於抵擋不了麥可的柔情攻勢……

麥：你知道嗎？你的身心都告訴我你愛我，為什麼你不承認呢？

珊：（清醒）我……我是受了你的吸引，可是這只是暫時的。

麥：（受創）暫時的？不！珊蒂，我希望伴你一生。

珊：我不希望我們之間的關係太複雜，我們做個……單純的朋友好嗎？

麥：可是我們早就不單純了。

珊：你是個男人，我是女人，我們互相吸引……可是這並不表示我們有愛情存在……現實一點來說，我們是各取所需、互利用！

麥：這是你的真心話嗎？我不相信！

珊：愛是會變質的，除非有情份……

麥：誰跟你有情份？（狠心）俞明嗎？可是你二十年前拋棄他，現在成了你妹妹的丈夫，還可能跟你有情份嗎？

珊：麥可！

麥：我不在乎！我真的不在乎！珊蒂，他已經跟你妹妹在一起這麼久了，你為什麼要拆散……

珊：我沒有！我沒有拆散他們……但是俞明……

麥：不要管俞明，你有我啊！（抱緊蘇珊）

△蘇珊慢慢的推開麥可，對麥可搖搖頭，轉身獨自走下山去。麥可待在原地半晌，也跟著走下山去。

△蘇珊轉身離去時，音效○○麥可的十四行情詩。

△麥可走後，燈暗！

第八場

時：同時第五場的深夜

地：俞家

人：曉晴、俞明、蘇父、蘇珊

△客廳燈沒開，但隱約可看出有人坐在沙發上。曉晴摸索到電燈開關，「啪」的大亮，原來是俞明呆坐在沙發上。

晴：都兩點多了，怎麼還不睡？

俞：睡不著。

晴：最近你好像常失眠。

俞：大概。

△曉晴看茶几上放著酒。

晴：為什麼喝酒。

俞：取暖。

晴：怕冷不在被窩裏溫暖，跑到客廳喝酒？（走到蘇珊房門看）珊好像還沒回來喔，難怪你睡不著。

俞：你小聲點，不怕吵醒爸媽嗎？

晴：怕什麼？莫非你心虛？

俞：我已經厭倦跟你爭辯了，請你別再無中生有好嗎？

晴：厭倦？（想偏）你終於說實話了。

俞：你！你不要無理取鬧好不好？

晴：我無理取鬧？我們結婚十年了，你體貼過我？關心過我沒有？每天上班賺錢下班還得打理這個家，我這麼任勞任怨

你還不滿足？整天窩在書房，我怎麼知道你是真的好學還是在想別人？

俞：你從一開始就不信任我，那為什麼心甘情願嫁給我？我逼過你嗎？

晴：你好沒良心！在你最失意的時候，陪在你身邊的是誰？在你母親去世最軟弱的時候，是誰給你支持？當你收到蘇珊

喜帖痛不欲生的時候，又是誰鼓勵你站起來的？難道你都忘了嗎？結婚十年，我們沒有孩子，難道是我的錯嗎？

俞：是的！你偉大！你了不起！可是你從來都不試著了解我，只是一味的猜忌、嘲諷，我們今天的局面也是你一手造成的！

晴：你太自私了！你只會把錯誤推到別人身上，從來不反省自己，這算什麼？大男人主義嗎？

俞：你簡直不可理喻！

△俞明氣衝衝的回房。曉晴虛脫的坐在沙發上，蘇父憂心忡忡的出現。

父：曉晴！

△曉晴抬頭見是父親，迅速的擦掉眼角的淚。

晴：爸！對不起！吵醒你了。

△父走到曉晴旁坐下，愛憐的拍著曉晴的肩。

父：唉！你不介意爸爸說幾句話吧！

晴：你說，我不介意。

父：這……夫妻吵架是難免的，但是要針對問題，不要旁及無辜。

晴：爸也認為是我無理取鬧？

父：你冷靜一點！老是這麼偏激，要怎麼解決問題？

晴：我也不知道為什麼，每當他擺出冷漠的態度時，我就受不了，我受不了我們之間的距離，他總是離我遠遠的，窩在

一個摒棄我的世界裏。可是現在珊來了，他卻把他的世界打開迎接她……我真的沒有辦法平靜的看他們發展下去。

父：問題的癥結不在珊身上，而是妳的問題。

晴：我？難道請珊來住是錯？可是她是我親姊姊，我總不能……

父：你看你又想歪了。你不要一直鑽牛角尖，只注意到別人，你該先想想自己。珊並不是影響你們的主要原因，她只是導火線誘發你們潛在的危機。

晴：危機？（賭氣地）她要俞明，我可以成全他們。

父：妳以為妳這麼說就顯得度量大嗎？大錯特錯！這只是妳偽裝的假面具，其實妳骨子裏深愛著俞明，不然你不會隨時隨地都想引起俞明的注意。就因為妳深愛著他，所以你也期望他付出相等甚至更多的愛來滿足你，不然你就要他一起痛苦！

晴：不！我不是要他痛苦，不是的不是的！

△曉晴激動的抱著蘇父痛哭，蘇父嘆了口氣。

父：爸說話可能重了點，但是看到你們就好像看到當年的我跟你媽。你跟你媽個性真像，竟然連「爭」的問題都一樣？

晴：那……我該怎麼辦呢？

父：「江山易改本性難移」，要你改你的個性是不太可能。

晴：那我們的下場，是不是也像當年的你們一樣，各分東西……

父：事情還沒嚴重到那個地步。我先說服你姊姊離開你們的生活圈，讓俞明清醒一下。這段時間你千萬別再刺激他，只要默默的陪在他身邊，陪他散步、看書，試著了解他的心、他的世界，俞明是個沈靜內斂的人，他不善於表達感情。但是等他慢慢的正視你的存在接受了你，就是你一生忠實的伴侶。

晴：爸怎麼知道這些？

父：（微笑）這是每個男人學生最殷切的期望。

晴：爸！你遇到過真正能了解你內心世界的人嗎？

父：（搖頭）你媽沒有，珊的媽媽也沒有。

晴：（訝異地）珊的媽媽？我們不是同個母親嗎？

父：（掩飾地）我是指我現在在美國的老婆。她們總不能諒解我的過去，一再猜疑，無視於我的誠心，所以爭吵就成了家常便飯，結局難免就難看了。

晴：爸……我可不可以問你……為什麼你……

父：為什麼我這麼風流？

晴：（抱歉地）也不是這個意思……

父：我知道你的意思……或許只能說我是個不甘寂寞的人，年紀愈大愈需要有個伴，但夫妻相處一定要能互相體諒了解，要是有一方不信任另一方，那這麼婚姻就開始不穩固了。夫妻的緣份要珍惜，但是也不能強求。

晴：不能強求？

父：這是指最後關頭，在此之前你必須真正去努力做個好妻子、他的女人。

晴：那我不是太委曲了嗎？

父：如果你真的愛他，這那叫委曲呢？你為什麼不把心胸放寬一點，爭執那些口頭上的尊嚴能讓你快樂嗎？

晴：我……

父：傻孩子，要懂得珍惜幸福。俞明是個好男人，只要你不要去逼他，他會成為你的好丈夫的！

晴：我懂了！爸，你解了我心裏十幾年來猜疑的心結。

父：（鼓勵地）那些「過去」根本不能跟現在的你匹敵，你要有信心！

晴：（破涕為笑）謝謝你開導我，給我信心！

父：別謝了！趕快讓我抱孫子才是真的。

晴：（害羞）爸！

父：好好好，不談這個，你早點去休息吧！

晴：那你呢？

父：我等珊回來，我必須跟她好好談談。

晴：爸？你用不著現在就……

父：我只是跟她說說話。以前在美國，她自己住在外面很少回來看我，難得回來台灣倒多了相聚的機會。下個禮拜我就要回美國了，總得把你們的事處理好了，我才能安心的回去啊！

晴：對不起爸！讓您操心了。

父：你們兩個都是我的女兒，操心也是應該的！好了快去睡吧！

晴：嗯！爸也早點睡。

父：好！晚安。

△曉晴回房後，父看了看桌上的酒嘆了口氣，將酒收至酒櫃中，然後坐回沙發上想起事情來了。

△蘇珊開門的聲音驚動了蘇父，蘇父馬上拿起桌上的報紙佯裝看報。蘇珊一進門看沙發上有人不疑有他的僂了過去。

珊：這麼晚了怎麼還不睡呢？

△蘇父挪開報紙假笑著。

父：我在等我的寶貝女兒啊！

珊：（意外地）爸？怎麼是你？

父：要不然你以為是誰？有誰會等候你這隻夜歸的燕子？

珊：爸——你是不是故意諷刺我？

父：珊蒂，爸可是關心你哦！每天忙這麼晚，當心老的更快！

珊：謝謝老爸的關心！我現在就睡覺去，挽救我的青春！爸晚安！

父：你先別急著走，我還有事跟你談談。

珊：哦？是不是你要回美國了？

父：聰明！

珊：什麼時候？可以等到下禮拜嗎？我分公司快開幕了，我要請你當貴賓剪綵。

父：好！我會等到那時候，可是現在我要跟你談的是另一件事。

珊：哦？

△蘇珊感覺到父親談的將是敏感問題，所以鎮靜的點了根煙。

父：回到台灣的感覺怎麼樣？

珊：還不錯，雖然剛開始有點不習慣，現在好多了！台灣進步的很快，資訊也挺發達的，就是專才沒有想像中多。

父：那……男人呢？

珊：你問這個是什麼意思？

父：爸爸是擔心你的終身大事。

珊：我沒有時間想那些。

父：那參可呢？

珊：爸！我不一定跟那個男的在一起，就一定得嫁給他吧！

父：是不一定。

珊：我不想談這個問題。

父：那我們來談「俞明」好了。

珊：（站起）爸爸！

父：這麼激動幹什麼？坐下來。

△蘇珊被動的坐下。

珊：我沒有拆散他們，我沒有勾引俞明。

父：我沒有說你勾引他。可是你卻影響了他，即使你並非有意。

珊：大家都是成年人了，可以自主自己的感情意志。我已經很控制自己的言行舉止，不去打擾他們了。

父：可是你仍然很期待他被你吸引。

珊：是曉晴告訴你的？

父：沒人告訴我，是我感覺出來的。

珊：他被我吸引也不是我造成的，誰叫她看不住自己的老公。

父：你這麼講就太刻薄了。如果我沒記錯的話，你已經三十八歲了。人生路走了一大半，怎麼還這麼任性呢？

珊：我只是做對得起自己的事，我不會蓄意去破壞別人婚姻。

父：可是你卻不阻止危機發生？

珊：不然你叫我怎麼辦？他們在一起根本不幸福！他們互相不了解，而且俞明他……他根本不愛曉晴！

父：你怎麼知道俞明不愛曉晴？

珊：因為我知道俞明忘不了我，他娶曉晴也是受了我刺激，他想要在曉晴身上找到我的影子。

父：真要是這樣，俞明就太傻了。

珊：為什麼？

父：因為留在他腦海中的是二十年前的一個幻像，根本不是現在的你。如果說你的出現勾起他埋葬二十年的愛情，這恐怕也只是短暫的。因為這二十年來真正對他付出關懷與愛的是曉晴，不是你！

珊：不！俞明愛的是我，不管是過去或現在。

父：（感嘆地）你不要以為在俞明身上可以找到你失去的那些青春時光，他愛不愛你都已經是過去的事了。你們該好好

把握你們身邊的幸福。

珊：什麼叫好好把握？我也不想傷害曉晴，更不願自己犧牲，我要讓俞明自己選擇。

父：你一點也不顧慮到你妹妹嗎？

珊：她根本不是我親妹妹！這不是你親口告訴我的嗎？雖然我們確實有過一些姊妹之情，但那不足以阻擋我的幸福降

臨。

父：（失望地）希望你以後不會後悔。

珊：不論如何還是謝謝爸，我只能說我有自己的日子要過，我有權過自己的生活。

父：唉！你講話的口氣就像你媽一樣。

珊：我媽？你一直不肯告訴我，她為什麼離開我們？

父：你的確有權知道你母親為什麼離開我們。（落入感傷）你媽懷你的時候，認識了一個醫生，那時候我的事業剛在起步，

所以忙的昏天暗地的，也許就這樣冷落了你母親。後來他生下你不到一年就跟著那個醫生移民去了加拿大。我為了

照顧當時不到三個月的你，事業幾乎快垮了。後來有人介紹了曉晴的媽給我。當時曉晴的媽已經懷了孕。她也很可

憐，被男朋友始亂終棄，家裏怕丟人又急著把她嫁出門。我娶了曉晴的媽之後，也不介意她懷的是別人的孩子，只

希望你有人照顧……一直到現在，我還不能諒解你媽。

希望你有個人照顧……一直到現在，我還不能諒解你媽。

珊：媽也是為了追求自己想要的。

父：不惜拋家棄子？太自私了！唉！你繼承了你母親那種不顧一切的勇氣，可是那種勇氣通常都害人害己。

珊：害人害己？

父：你自己好好想想。

△蘇父站起來準備回房時，見蘇珊仍呆坐著，就拉她起身。

父：去！進房睡，別坐在那待會又喝一堆酒。

△蘇珊被動的回房，蘇父關了大燈也回房。

△漸漸的黎明來到，曙光乍現，早起的蘇父正準備出外運動，卻發現俞明睡在沙發上。蘇父考慮了一下，把俞明叫醒。

俞明睡眼惺忪的起身。

俞：蘇珊？

父：是我！

俞：（尷尬地）對不起！爸爸我……

父：為什麼不在房裏睡呢？

俞：本來……有點睡不著的，沒想到卻在沙發上睡著了。

父：（坐下）我今年快七十歲了，身體還很硬朗，你知不知道我有什麼秘訣？

俞：（看看蘇父）是不是運動？

父：還有更重要的。（蘇父指了指心臟）

俞：心？

父：沒錯！只要心胸坦蕩蕩，沒有心事和隱憂，那生活就過得自在，身體自然就健康了。

俞：原來如此。

父：所以爸爸勸你有事就說出來，不要憋在心裏。

俞：我……沒有什麼事啊！

父：是嗎？那你的意思是你和曉晴結婚這麼多年都是這麼過的？

俞：也不盡然。

父：難怪曉晴會氣你不重視她。

俞：我不是不重視她，只是……

父：只是現在你更重視別人？

俞：（語塞）我……

父：兩個都是我女兒，你就跟我說清楚好了，說不定我能幫上忙！

俞：真的！

父：你先說說看你和曉晴是怎麼回事？

俞：我跟曉晴之間沒什麼好說的。

父：站在客觀的立場，我只能說你很消極，你正在一絲一絲的殘害你自己的家庭，你的消極也正傷害到你身邊的人。若站在主觀的立場……俞明！你正在傷害一個真正愛你的人，她是我的女兒。要是你再執迷不悟下去，你還會傷害到我另一個女兒。

俞：我不是故意的。

父：既然當初你決定娶曉晴，為什麼不好好對待她呢？難道你連一個丈夫的責任都扛不起嗎？

俞：不！我曾經試著對她好，可是我們的需求不同，漸漸的我發現我們很難溝通，因為她一直懷疑我心裏沒有她。

父：那你心裏到底有沒有她呢？

俞：相處了這麼多年，情份總是有的。

父：其實女人的要求並不高，只要你體貼的稱讚她的手藝、慰藉她的辛勞、時時對她微笑，她就會向全世界宣佈有個溫柔的好老公了。

俞：這……

父：其實你得的到。只是你太自私了，把她為你做的一切都視為理所當然，而不做任何表示。

俞：我從來沒有想過這些……

父：那就是你的錯了，如果你對夫妻相處之道這麼無知的話，誰嫁給你都受不了的。

俞：可是——

父：蘇珊也不例外，她也需要個體貼的丈夫。

俞：可是現在她已經……

父：不管她已經怎樣都與你這個家無關，除非你想和曉晴離婚，重新追求蘇珊！（見俞無反應）難道你真的是這樣打算的嗎？

俞：我承認蘇珊很吸引我，可是每次蘇珊的影像一浮現，曉晴的臉又馬上重疊上來，我實在恨自己意志不堅，兩方都沒法割捨。

父：你有沒有想過？蘇珊已經不是二十年前的蘇珊了，她變得有智慧、能力強、事業心重，愛情婚姻對她來說都只是附屬品，她只有在空虛的時候才想到「愛」。這樣的蘇珊適合你嗎？你現在受她吸引只是暫時的，等你漸漸的認清她的世界和你的世界之後，你的幻影就會消失了。

俞：也許我可以試著配合她。

父：配合？怎麼配合？辭去教職從基層做起或靠裙帶關係做個傀儡經理？你能適應生意場上虛意奉承爾虞我詐的應酬嗎？

俞：我……

父：你能改變自己成為另一種角色去配合蘇珊，為什麼你不維持現狀和曉晴好好相處呢？如果到現在你還認為自己對蘇珊的愛多過對曉晴的情，我贊成你們離婚，也不阻止你再娶蘇珊，只要她願意。但是我能以過來人的身份告訴你，你一定會後悔。我言盡於此，結果就看你自己怎麼決定了。我去公園溜溜。

△蘇父出外運動，俞明一直反覆思索蘇父的話。突然耳際想起以前對曉晴求婚時許下的諾言（以OS表達）

俞：曉晴，妳為什麼不結婚？

晴：我在等一個人。

俞：為什麼要等這麼久？

晴：因為他也在等另一個人？

俞：那你為什麼還要等？

晴：不為什麼，就是願意等。

俞：如果你等不到呢？

晴：不會等不到的，因為我一直在他身邊，即使等不到也無所謂！

俞：你不後悔？

晴：只要那個人願意讓我繼續等下去，那怕一生一世……

俞：曉晴，對不起！我不會再讓你等了……

△俞明痛苦的癱在沙發上。漸漸晨曦射入窗內，曉晴起床做早點，見俞明還在沙發上，不忍叫醒他，悄悄的進房拿了件毯子給俞明蓋上。俞明睜開眼睛，見是曉晴有點訝異的直盯著她。

晴：（害羞）還在做夢啊！先去刷牙洗臉準備吃早點了。

△俞明聽話的進房換衣盥洗，曉晴則準備早點，俞明出來有點不自然的道早安！

俞：早！

晴：早！

俞：爸爸去公園運動了。

晴：哦——我以為他昨晚晚睡，所以不敢叫他起床，要讓他多睡會呢！（曉晴將塗好果醬的吐司遞給俞明）我想跟你談談！

俞：哦？

晴：爸昨晚跟我談了很久，我覺得我們是該讓彼此冷靜下來調整一下生活的步調。過去我對你不信任，造成我們之間的裂痕，我願意改進。希望……現在覺醒還不算晚，你……願意跟我一起挽救這個婚姻嗎？

△俞明感動的握住曉晴的手。

俞：我當然願意。

晴：（喜極而泣）爸說的沒錯，我以前太想不開了。俞明，我準備向學校請假三天。

俞：為什麼。

晴：我想到媽住的寺廟住幾天，好好的想想自己犯的錯，還有我們未來的日子……

俞：一定要怎麼做嗎？

晴：這對我很重要！

俞：好！我也會好好反省怎麼做個好丈夫。

△俞明曉晴彼此信任的對望著，窗外陽光愈來愈亮，好像象徵著他們未來充滿希望。燈暗！

第七場

時：第六場隔天的深夜

地：俞家

人：麥可、蘇珊、俞明

△麥可吃力的扶著半醉的蘇珊進來。

麥：珊蒂，到家了珊蒂，你醒醒……曉晴！……俞明！俞明！

△俞明緊張的跑出來，開亮客廳的燈。

俞：發生什麼事了。

麥：快來幫我！（兩人合力把蘇珊扶到沙發上）今天請幾個客戶吃飯，珊蒂喝多了……

俞：我看你滿臉通紅一定也喝不少，快坐下來休息一會。

麥：我車裏還有兩個客人要送，麻煩你幫我照顧一下珊蒂。

俞：好，我會照顧，你開車小心點。

麥：我會的！我送完客人再來看珊蒂。

△蘇珊呻吟聲，俞明忙過去幫蘇珊脫外套、進浴室拿毛巾，麥可還放心不下的站在一邊。

珊：麥可……麥可我要回家……（麥可靠近）……回家找俞明攤牌……俞明……（麥可後退）……俞明……

△俞明拿著毛巾進來，見麥可還沒走。

俞：你怎麼還在這？要不要擦把臉？

△麥可沒有回答轉身就走。俞明滿臉疑慮，但珊的呻吟讓俞明恍然大悟。

珊：俞明……

△俞明無奈的替蘇珊擦臉。

珊：誰這麼……（張開眼）是你？（坐起身）

俞：你怎麼喝成這樣？

珊：我？我是喝酒壯膽、借酒裝瘋……因為我今天要跟你攤牌……（又整個人倒在俞明身上）

俞：（扶正珊）珊，你醒醒！

珊：告訴我……你到底要我還是要她？嗯？說啊！

俞：妳喝醉了！我扶你進房去。

珊：我不要，我們就在這裏談。

俞：你醉成這樣我們怎麼談？

珊：那好！（正襟危坐）我酒醒了，我們談吧！（又倒了下來）

俞：蘇珊！

珊：俞明，你不知道我心裏好煩好煩，你不要以為我很厲害，事業成功，其實我什麼都沒有……我知道你對我好……從

以前到現在……你都沒有忘記我，對不對？

俞：你……不要胡思亂想，麥可待會還會來看你……

珊：麥可？他太年輕了，我需要的是成熟、穩重、像你這樣的懷抱。（雙手攬著俞明的頸）

俞：蘇珊……你真的喝醉了。

珊：醉也好、醒也好，反正我現在說的都是真心話。我們可以不管過去、現在、未來、不想任何人，只有我跟你……什

麼都不要管……

△珊漸漸靠近俞明，俞明也把持不住時，曉晴OS。

晴：我永遠等你，一生一世……

我永遠等你，一生一世……

△俞明突然驚醒推開蘇珊。

俞：不！

珊：（受挫）為什麼？難道你一點都不喜歡我？

俞：那都是過去了，我不是故意要傷害你，可是我已經有曉晴了，我不能對不起她！

珊：我懂了……謝謝你沒有讓我變成破壞家庭的罪人……我終於清醒了……

△珊走進房間，俞明終於認清自己心中的愛。

俞：曉晴——燈暗

第八場

時：第七場隔天下午

地：俞家

人：麥可、蘇珊、俞明、曉晴

△蘇珊提著行李由房間出來，在客廳等的麥可幫蘇珊提箱子，蘇珊把一封寫好的信放在茶几上。麥可走進蘇珊，從口袋裏掏出一個首飾盒給蘇珊，蘇珊打開看後又把它還給麥可，而且從麥可手中拿回自己的行李轉身就走。麥可拉住蘇珊，把首飾盒放回口袋，依然幫蘇珊提行李，兩人一起離去。音效朱自清「偶然」。

△俞明下班回來，走到沙發旁，發現茶几上的信，馬上衝到蘇珊房間，又回到客廳看信，看完信後若有所失的出了神。

曉晴神采奕奕的回來。

晴：俞明！俞明！我回來了。（見俞明沒反應）怎麼了？

俞：蘇珊走了。

晴：走了。

△俞明將信給曉晴。

晴：她回美國了……還要我好好珍惜你？你們發生了什麼事嗎？

俞：她證明了一件事。

晴：什麼事。

俞：我愛妳！

晴：（感動地）俞明！

俞：我一直沒有正視自己的感情，反而迷惑於一個過去的夢。對不起！冷落了妳這麼久，從今以後，我會全心全意的愛你。

晴：要是我早把嫉妒偏見拋開的話，幸福早就降臨了。我也終於認清愛不是佔有，而是無怨的奉獻。

俞：這是妳這兩天靜思的結論嗎？

晴：嗯！媽一直開導我要多體諒你、了解你，才能做個善解夫意的賢妻。

俞：這麼說下次我去探望她，她會很歡迎囉！

晴：可是有個條件。

俞：什麼條件？

晴：媽說……（害羞地）要帶著「第三者」過去。

俞：什麼第三者？

晴：哎呀！就是指……

俞：誰啊？

晴：討厭！就是我們的孩子嗎？

俞：好！絕不讓媽失望！

△俞明把曉晴攔腰抱起。

晴：俞明，你要做什麼？

俞：要遵從媽的指示，說到做到啊！

△俞明將曉晴抱進房，音效結婚進行曲。

△燈暗，本劇終！